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六六・子部・小説家類

夷堅志一百八十卷（甲志二十卷乙志二十卷丙志二十卷丁志二十卷支甲十卷支乙十卷

支景十卷支丁十卷支戊十卷支庚十卷支癸十卷三志己十卷三志辛十卷三志壬十卷）

（三志己卷一至三志壬卷十）〔宋〕洪邁撰……………一

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前集十二卷後集六卷……………一五三

厚德錄四卷〔宋〕李元綱撰……………二四三

樂善錄十卷〔宋〕李昌齡輯……………二八一

鬼董五卷……………三七三

新編醉翁談錄十集二十卷〔宋〕羅燁撰……………四〇七

續夷堅志四卷附遺山年譜畧一卷題〔金〕元好問撰……………四六三

效顰集三卷〔明〕趙弼撰……………五〇九

見聞紀訓二卷〔明〕陳良謨撰……………五五一

祝子志怪錄五卷〔明〕祝允明撰……………五七七

都公譚纂二卷〔明〕都穆撰〔明〕陸采輯……………六四一

西樵野紀十卷〔明〕侯甸撰……………六八五

夷堅志

三

〔宋〕洪邁撰

據上海圖書館藏清影宋
抄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二
九六毫米寬三三〇毫米

夷堅三志已序

一話一旨入甘輒錄當如捧漏壑以沃焦釜則續詞
記事無所遺忘此手之志然也而固有因循寬緩而
失之者滕彥智守吾州從容問道其伯舅路當可得
法而幾為方氏士所欺一輔語曰吏有兩事它日當
告君未及而云亡黃雍父在之館時說東陽郭氏館
客紫姑之異不謂即下筆後亦守吾州又使治鑄申
據舊聞云已訪索姓字歲月殊繁然只有小不合處
茲違詢之矣日復一日亦蹈前悔至今往來襟抱不
釋也三志已編成因遺書之以深餘恨且念二君子
之不可復作云慶元四年四月一日序

夷堅三志已目錄

卷第一 七事

石六山美女

秦忠印背

長安李妹

韓郡王薦士

卷第二十二事

徐五秀才

姜七家豬

顏氏店鵝

瓊小十家怪

余觀音

周世亨寫經

卷第三十一事

睢祐卿妻

倪彥忠馬

鍾離丞

支友璋鬼狂

海州虎豕

張允家怪

孝感寺石魚

吳女盈盈

京女貧士相

東鄉僧園女

姜店女鬼

程喜真非人

許家女郎

福僧法信

天慶黃籙

大伊山神

劉師道醫

宗立本小倪兒

解忠報應

穎昌趙叅政店

卷第四十二事

張馬姐

蕭縣陶匠

齊宜哥救母

沈六寄書

楊五郎鬼

竇氏求子

葉通判錄囚

卷第五十三事

秦寧獄囚

五東鄉鬼

北虜鎮國物

李持法司囚

朱望晒晒

吳遠澤夢

程米夢改名

卷第六十一事

上請克弊

王元懋巨惡

養皮袋

暨彥穎女子

于允林寃鬼

俞一即放生

傅九林小姐

燕僕曹一

周十翁墓

秦寧牛夢

黃氏病僕

衛靈公本

邢監酒夕妻

趙不刊妾

潘三十四

摩耶夫人

趙氏馨

張四殺侶

李克己井夢

半山兩道人

黃裳梅花

卷第七十二事

善謔詩詞

癩醫手法

節性俞齋長

邊換師

周趙麵

卜氏義僕

卷第八十七事

漢張耳碑

呼延射虎

南京張通判子

東海紫金竹

胡園荔枝殼

五通祠醉人

浴肆角箇

富池廟詩詞

浪花詩

二姜夢更名

司空見慣

范元卿題扇

先(朱)覺九梁

潘夢折母夢

華亭雨電

吉州樟木

真如院塔

道士竹冠

楊立之喉塵

陳州兩龍

台嶺錢王廟

鏡湖大鏡

長垣婦人

唐革廉訪

任天用夢

卷第九十四事

會稽富翁

泗洲普照像

婆律山美女

興國大乘佛

傳夢泉

石牌古廟

葉七為盜

卷第十五事

無之檢時刻
有十二條無
神已下三題

石門珠巖

蚺坡蛇化

林劉舉登科夢

神作上梁文

吳呈俊

葉氏七猴

桐江二猫

界田義舉

陳瑩中夢作頌

婺州玉石穴

甜水巷蛤蚧

乾紅猫

建德茅屋女

曹三妻

衛勳傷足

山玉樹

周沅州神藥

廟神出游

雲居聖父

余氏夢松行

李氏宅金龜

桐廬捕求母

夷堅三志已卷第一七事

石六山美女

寧越靈山縣外六山相連故名曰石六山巖谷奇偉

山容秀絕舊為墟市居民益廣商旅交會至於成邑

郡胥冨貴主藏於驛中嘗晚起盥櫛俄一女子至荷

筒筒候門徘徊羞怯將汲井賞凝睇久之蓋美色也

所着布練潔白無垢汗訝為異物執而訊之對曰我

只山下村家喪夫半歲矣姑舅嚴急每天明必使負

水少遲則遭撻不計其數臂脊索流血不如無生因

泣下賞已羨其色又悅其語音僕利欲加以非

義拒不肯賞奮怒令駟卒繫之柱間殊不懾怖至晚

始悲告求釋賞再語之收淚而言曰碧崑之前綠水

之瀆喬木之上白雲之間君幸勿相苛窘他日當自

如賞命解縛連之與俱出門候尔不見惟筠筒在焉

賞料必靈山之精邀期華好事者奉壺酒往游冀有

值遇略無所覩日將暮陰雲四合於林杪一白獼猴

引手垂足且往且來擲一木葉墮前其大如扇書二

十字於上墨猶未乾其詞曰桃花洞口開香葉落莓

苔佳景雖堪翫蕭郎尚未來眾博觀驚歎即隨失之

賞慮其為妖孽亟率眾奔歸消息遂絕後十年縣市



夷堅志已目錄凡一百二十五事

一少年狂醉，日因過高，呼逢女子，秀色奪目，留眄不能進步，女亦注視含笑，而迎曰：「暮君之能舊矣，能過我乎？」少年喜甚，便握手相從，入石室，但見瓊樓瑤砌，碧玉階梯，中鋪寶帳，名香芬馥，奇葩仙卉，不可殫述。遂留飲，同寢各，愜適，居數日，女於席上歌曰：「洞府深沉春日長，山花無主自芬芳。凭欄寂寂看明月，欲種堯花待阮郎。少年不思歸，女曰：「與君邂逅，合鏡恨不得，借老君之家人，夫君之晚夕，叫呼尋訪於絕地，孤寂之墟，行且抵此，恐為不便，君宜速歸，猶眷戀弗忍，不獲已而行，及家已三更矣，孀言夫之兩月矣，後亦無恙。」

孝感寺石魚

廣陵陳生往孝感寺，謁僧偈暮，趨回山莊，遇樵人謂之曰：「早上斫柴之處，得石魚一枚，形狀可愛，我村野農夫無用此物，以與君陳袖之而歸，是夕月白風清，階前元置石盆，因納其中，掬水沃之，為戲，因取酒同妻孥飲，盆水忽汎溢，浪聲漸高，久而不止，一家為之驚異，秉燭臨視，水已空竭，而魚身畧無涓滴，生嘆曰：「妖由人興，禍不自作，古賢之語，豈虛乎哉？設或留蓄，將必為患，遂持頑石就擊之，其鳴如雷，破成四片，腹

內白蟻數百飛走而出，莫能名為何怪也。

秦忠印背

龍州人秦忠，好獵，所殺鹿豕，前後以千數，嘗因醉射一豚，中其足，遂之入一崙，行五十餘步，失蹤，徘徊至暮，無復得路，聞崙內人言：「此人久射神豚，何不報王？」又聞言奉山王指揮，令付獄償死，俄二吏引至一殿，傾窺緋衣，神正中坐，良久，送下黃紙一幅，云：「秦生罪與赦，綠衣吏前請案記其四語曰：『福不可作，禍安敢為？』救女之罪，洵用印之忠，得免，甚喜，再拜而出，但不曉用印之義，徐送達於外，東方大明，冷汗浹背，回看昨崙已不見，是日到家，人驚云：「汝去且一月，不知何往，乃具道其事，自後唯覺背痛，令人視之，皮上有赤印四處，若世家篆文，經月始沒，忠遂棲心道門，盡毀獵具，有一書名曰：『說異自序云：』羅漢寺僧舍歸，虛子述凡兩卷，統十事，以其不傳於世，擇取其三。

吳女盈盈

魏人王山能為詩，標韻清卓，因省試下第，薄遊東海，值吳女盈盈者，年才十六，善歌舞，尤工彈箏，容艷甚，治詞翰，情思翹，出群少年，子爭登其門，不惜金帛，盈遠簡嘉耦，乃許一笑，府守田龍圖召使侍宴，山

預賓列相得於樽俎之間從之矐度累月山辭歸盈
 垂泣悲啼不能自止明年寄傷春曲示其(山)詞云芳
 菲時節花壓枝折蜂蝶撩亂闌檻光發一旦碎花魂
 葵花骨蜂芍蝶芍何不來空使雕闌對寒月山作長
 歌答之云東風豔豔桃李鬆花園春入塗酥濃龍腦
 透綵嫩鮪紅鴛鴦十二羅芙蓉盈：初見十五六眉
 試青青鬢垂綠道字不正嬌滿懷學得襄陽大堤曲
 阿母偏怜掌上香自此風流唯管束鶯呼含桃未熟
 時便會吟詩風動竹日高一丈羅窓晚啼鳥塵花新
 睡短職雲纖指攏還偏半被可伶留翠暖淡黃衫袖
 仙衣輕紅玉闌干粧粉淺酒痕落腮梅忍寒春羞入
 眼橫波艷一縷未消山枕紅斜睇整衣移步懶才和
 韓壽潘安亞擲果竊香心暗塚小花靜院酒闌珊別
 有私言銀燭下簾聲浪敲金泥額六尺牙床羅帳窄
 釵橫啼笑兩不分燈盡風期腰一捻若交飛上九天
 歌一聲自可傾人國嬌多必是春工與有能動人情
 幾許前年按舞便君遣睡起思羞頭不舉鳳凰簫冷
 曲成遲凝醉蕊花過風雨阿盈阿盈听我語觀君休
 向陽臺住一生縱得楚王怜水玉才多誰解賦洛陽
 無限青樓女袖攏紅牙金鳳縷春衫粉面誰家郎只

把黃金買歌舞就中薄幸五陵兒一日冷心玉如土
 雲零雨落止堪悲空入他人夢來去浣花溪上海棠
 灣薛濤未戶皆金環常筆遠玳瑁落張祐蓋滑瓊
 瑤乾壓倒念奴價百倍興來奇怪生毫端醉眸觀紙
 耶一掃落花飛雪聲漫：夢得見人為改觀梁天更
 敢尋常看花開不肯下翠幕竟日姪赫羅珮鞍掃眉
 塗粉迨七十老大抬頂舊蒲冠濤七十抬頂舊蒲冠
 至今愁人錦江口秋蛩露草孤墳寒盈：大雅真可
 惜墨生此後不可得滿天風月獨倚闌醉岸深雲呼
 佚墨久之不見子心憶高機去天無幾尺斜陽銜山
 雲半紅遠水無風天一碧望眼空遙沉翠翼銀河易
 閣天南北瘦盡休文帶眼移思向小樓清淚滴又明
 年山逼湍川遇王通判於邸舍出盈：簡欲偕遊東
 山紙尾一詞云枝上差：綠林間茂：紅已嘆芳菲
 畫安能鐫俎空君不見銅駝茂草長安東金鑣玉勒
 雪花驟二十年前是俠少疊：昨日成衰翁幾時滿
 飲溜霞鍾共君倒載斜陽中時方初夏山以病不克
 赴其約秋中舟如東山盈已死王通判謂山曰子去
 後盈若平居醉寢夢紅裳美人手執一紙書告曰主
 女命汝掌奏牘及覺泣以白母云兒不復久居人間

夷堅志 三志已卷一

矣異日當訪我於東山遂嗚咽流涕其夕竟卒王命
 山作詩吊之山立賦三章其一云燭花紅死睡初醒
 一枕孤懷病客情海上有山應大夢人間無路可藏
 生乾坤意入憑欄濶風月人歸似舊清漢殿香消春
 寂：夕陽無雨下西城其二云絃絕秦箏鏡任塵細
 腰休舞鳳凰茵一枝濃艷埋香土萬顆珍珠濕袖巾
 行雨不歸魂夢斷落花唯伴綺羅春漢皇甲帳當年
 意縱有芳魂不似真其三云小卷朱橋花又春洞房
 何事不歸雲二年前過曾携手今日重來忽見墳香
 魄已飛天上去鳳蕭猶似月中聞縱然却入襄王夢
 會向陽臺憶使君後五年山遊奉符與同志登岱岳
 至絕頂玉女池追思疇昔盈之夢徘徊池側心憶
 神會因題於石曰浮世繁華一夢休登臨因憶昔年
 遊人歸依舊野花笑玉冷幾經墳樹秋風月過清須
 感槩江山多恨即遲留如今縱擬誇才思事往情多
 特地愁又曰柳條黃盡杏梢新山翠無非昔日春花
 色笑風春似醉寂寥唯少賞花人憶昔閑粧淡佇衣
 一枝紅拂牡丹薇無端不入襄王夢為雨為雲到處
 飛山歸就次遂夢游日現峰北見石上大字筆跡類
 盈書一詩曰絳闕珠宮鎖亂霞長生未曉弃香華斷

無方翔人間信遠阻麻姑洞裏家歷劫易翻滄海水
 濃春難謝碧桃花紫臺樹穩瑤池濶鳳懶龍嬌日又
 斜請早思寤是夕昏醉憫有女奴來召至一溪洞
 門碧衣短髮出迎入宮殿一女子玉冠黃幘衣絳綃
 長眸容山趨拜女遽起止之揖升階少選盈與一
 女偕至微笑曰為雲為雨到屢飛何乃尤人如此也
 遂命進酒各有賦詠夜既深二女曰盈：推故便可
 就寢聞雞聲起復置酒珍重語別山辭訣恍然出洞
 但蒼崖古木非向所歷感愴而返山有筆奩錄
 詳記所遇

長安李妹

李妹者長安女倡也家甚貧年未笄母以售於宗室
 四王宮為同州節度之妾終得錢十萬王寵嬖專房
 漸長益美善歌舞能祇事王意一日忤旨命車載之
 戡里龍州刺史張侯列第張嘗於宴席見其人心動
 不能忍乃私願得之雖竭死無憚說而獲焉以為龍
 中物喜駭交抱罄所蓄妓樂張筵五六日不息妹事
 之曲有礼節大率如在王宮時然每至調謔誘狎輒
 莊色歛衽解以奇玩珍異却而弗顧張固狂淫者必
 欲力制之乘其理髮簷下直前擁致之妹大呼輟泣
 走取其佩刀將自刎婢騰奪救得止由是浸不合張

意張耻且怒被酒挺刃突入室逼之妹殊自若謂之曰婦人以容德事人職主中饋妹不幸幻出賤汗鬻身宮邸委質妾御不獲託久要於良家罪實滋大幸蒙同州怜愛許侍中履同州情嚴忌雖親子弟猶不得見妹之面偶因微謹暫託於君候則所以相待愈於愛子矣不苗君候乃欲持貨利見盡而又憑酒仗勢威脅以死欺天罔人暴殲女子此誠烈誼丈夫所不忍聞妹寧以頸血汗候刀願速斬妹頭送同州雖死不憾遂膝行而前拱手就刃張羞愧流汗掖之使起曰我安敢如是而今而後有何面目復見同州哉自是不復與戲言妹竟絕死它日張晝寢見妹披髮而泣曰為妹報同州已辨於地下矣張大懼悒悶不食數日而卒初時嘗為王山談其節故山為作傳亦錄筆奩

京師貧士相

王珩彥楚自明州入京師赴省試揭榜前一日獨在邸舍時年方二十以貧甚不出游俄有貧士前揖謂為丐者略不顧視士忽發問曰秀才待勝乎王曰然君豈善相人耶珩今舉可得否士曰秀才能從吾飲當言之王曰我正乏旅費囊無酒資士傾袖中錢數

百曰用此足矣王頗異焉即相與詣旗亭酌數盃罷復扣之曰明日榜出幸為決得失士曰後日方榜出明日未也王曰却已見宣押臺官入貢院拆封何由留連信宿士曰我但知如是耳秀才碎未登第直到五十八歲乃可王曰儻如所言前程當不能遠大曰却有些好處才了當便任亭局不三年起過鄉監連與大郎作監司壽登八十五王意色不懌捨之去頃之遇大學齋僕過門問以放榜事僕曰奏卷錯誤展作後日王始驚嘆已而不第尋訪貧士更無識之者後悉如其說王以大觀己丑成名建炎初為京師轉運使甲志嘗載其夢中詩云

韓郡王薦士

紹興中韓郡王既解樞柄逍遙家居常頂一字中跨如晦叔自楚北幕官來改秩而失一舉將憂撓無計當春日同邸諸人相率往天竺李辭以意緒無聊賴皆曰正宜適野散悶可也強抗之行各假僦鞍馬過九里松值暴雨衆悉逆避李奔至冷泉亭衣袂沾濕愁坐長歎遇韓王亦來相顧揖矜其憔悴可憐之狀作秦音發問曰官人有何事縈心而悒快若此李雖

錢

不識韓但見姿貌魁異頓起敬乃告以實韓曰所欠文字不是賊司否答曰常負也韓世忠却有得一紙明日當相贈命小吏詳問姓名階位仍詢居止慶李遜謝感泣明日一支持拳膺授之曰郡王送來仍助以錢三百千李遂陞京秩修成詣韓府欲展門生之禮不復見古二事李

夷堅志三已卷第一

夷堅三志已卷第二十二事

徐五秀才

鄱陽槐花巷以大槐得名其木蚪枝老幹由來久矣慶元四年正月浮梁人徐五秀才入城輸租值積雨坊閭縱遊塵市經過巷中到樹下拊摩而歎曰此木根本皆朽盡但存枯皮而柯葉尚能蔚茂不知閱歲幾何得非世俗所謂老樹精之類乎不然何以若是之異復再三拊嘆而去獨行歸邸掩闌明燭酌酒至更闌將就寢聞剝啄叩戶者啟而視之一青衣了鬢音韻楚徐謂必倡家人見我旅宿故來相就邀入室未欲遽媒押姑問之曰汝為何人之女乃中夜過我乎荅曰妾乃槐花巷內大槐之精也晝日間辱郎君惠顧惻然興憐感恩義殊常是用致謝家有尊屬不敢久留離合有時更俟它日君善自珍愛欽袂而起忽不見徐懷想迨旦目不交睫為友人言不復再詣彼處三志甲所書方三遇女子正此云

東鄉僧園女

慶元三年浮梁東鄉寺僧法淨以暮冬草枯之際令童行挈稻糠入茶園培壅根株見林深處一美女未及笄歲長裾大髻衣服光赫兩了鬢從于後色貌妍

之幸也何事以鬼物相待淨使從左方出女子謝曰所謂誤入流源更容閑有時霎乃穿踐叢薄中不避荆棘良久三人俱化為狐嗥聲可怖淨駭懼執童行手大呼而奔徑還舍喘卧心不寧者累日

姜七家豬

壽春氏姜七居於府市選接商旅作牙儉慶元三年七月常聞後園有悲泣之聲開戶審視則無所覩又兩月五客負販南藥至一姓陶一姓祝一姓何一姓吳一姓董同宿房中其夜聞泣聲切於門隙窺之乃園中牝豬也五客偕出呼問之曰尔已隨畜類故應

隨堂

嚴喜怡含笑歛袖前揖曰和尚萬福法淨應喏既而思之曰此間四向無居人山前谷畔縱有兩三家其婦女皆農樵醜惡豈得如是綽約華姿者茲為鬼魅何疑不可領略以招盞媚遂袖手插印誦楞嚴咒大聲咄叱以威之女嗚；大笑斤法淨名曰和尚你也好笑縱然念得楞嚴神咒數百千遍又且如何我不是鬼怕甚神咒淨曰女是何妖孽入吾園中以容色作妖怪我身為僧披如來三事之衣日持佛書齋戒修潔雖鬼神魔幻安可害我汝速去女曰兒實良人縱當作淫家因隨衆出郭迷縱到此願和尚慈悲指示歸路兒

受業何得示此變怪豬應答如人言我是姜七之祖婆緣在生之日專養母猪多有豚子貿易與人一歲之間動以百載用此成立家計遂受罰償填追悔無及明日衆以告姜勸其如法飼養姜佛然曰畜生之言何足為信我已數月來知之矣見怪不怪其怪自壞設若真箇是祖母又且如何不可听他一任旬在衆昏不復語祝客者遂昌人申戒尤力姜發怒責之才兩日得疾恨豬為祟喚王屠執縛去宰殺取錢閱三日姜手足盡生黑毛化為四脚呻吟痛苦若就刀時到晚而絕妻正懷孕滿十月生女頭面兩手是人形唯兩豬足而偏体黑毛母抱弃于水中

姜店女鬼

姜七家對面有空屋一所相傳鬼魅占處無人敢居姜賃為客房以停貯車乘器仗常見一女子晚夕循繞往來客浸米在盆則為淘洗炊火造飯則為置薪飯畢又為滌器收拾問其何人不肯言終日未嘗發聲一客乘醉悅其盛年白晢欲擁抱之微笑而不答值夜亦前後行遊或擁戶及客舍及出則掩之未嘗與人作禍程三客者古田人平昔食素持穢跡呪有功用觀其事謂他人曰安有鬼物公然出現而得寧

貼者我當去之乃潛結法印誦呪女歛袂侍立听至百遍拊掌大笑而退父老云此女祟出沒今二三十年屢經術口法師攝治只是大笑暫隱不過百日依然如初云

顏氏店鵝

慶元三年十月姜七家五客起離權場到淮岸候北界放客過淮以十一日往顏氏店泊顏語妻云明日宰雄鵝一隻待衆客是夜皆聞柵中群鵝競前啄泣哭或相吊語及旦顏往取之群鵝競前啄其衣遮遮不還顏携杖擊散竟殺一雄衆舉翅拍地自擲一雌二雛即死餘皆七日不飲水食右三事祝客說

程喜真非人

新塗人王生雖為閭閻庶人而稍知書最喜現靈怪集青瑣高議神異志等書紹熙二年三月出郊遊春忽起妄念謂往古以來有多少奇怪靈異之事我未之見也今此處孤村迥野豈得無之誠願一親正思慕間一美女信步至前款容道萬福王問其姓氏荅云我是城中程慶婆家女小名喜真被媽、嚴切每日定要錢五千一如不及數必遭毒打吃受不過不允將身逃竄未有歸着幸遇即君不知可能收留歸

稟當

宅作婢妾使喚店王生方二十六歲雅愜所望但以父母在堂不敢帶人語之曰吾欲權寄汝在守墳僕家教日却營辦道路盤費相携去外方穩便團聚汝意如何女曰諾乃扶輿偕行置於所親張官人家舍竊取父錢百十買小舟載女東下而駐於豫章隨宜商販濟度時日久而消拆殆盡女素善針指自綉繭茵之屬出售至三年八月在市店閑坐有雲遊馬道人過而顧之謂王曰此女子非人懼為君不利今君之身妖氣充滿禍至無日不可不慮吾能行五雷法書符救人當為任此青即研朱作符一道付之曰還郎時藝與司命王奉其戒納符於窻中女色變股栗俄雷火熒熒從灶出徑入房室辟歷一聲起女大叫王走視之寂無女矣鑄錢司押網人劉信說

瓊小十家怪

南劍州充溪縣人瓊小十於縣外十里啟酒坊沽道頗振只駐宿於彼唯留妻李氏及四男女兩婢在市居每經旬日則一還舍然逼暮必反紹熙四年八月夜且二更瓊擊戶而入携酒一尊李問之尔既歸未何必衝夜豈不防路次蛇虎不測乎瓊曰我既薄醉思汝又念家間乏人看觀坊內僕使自足用故抽身

且來宿卧不曉便行矣泊就枕歡洽異於常時自是
輒用此際來門不閉局以待之至十二月李懷姓明
年三月自瓊歸訝妻腹大謂之曰我今歲不曾共汝
同衾枕何由有孕汝實與誰淫姦連言之李曰從去
年八月汝夜、將酒來共飲兒女并慶奴各得一盞
酒盡然後登床天未明即去有如此不信請逐一問之
衆言並同瓊不能質究呼坊僕王八便李詢夫行止
王云十郎未嘗離本坊李曰然則酒餅是誰將到王
云今夜若復來但留下餅却俟來日審實已而又至
瓊別命僕韓二同王八再驗之適見王公與主母對
酌認其衣裳形貌言笑舉動真無少異二僕唱喏罷
急走詣酒坊瓊十正彷徨燈下以須音耗僕告之瓊
曰一段精怪我也理會不得即磨淬利刃秉炬而趨
語二僕曰隨我去如誤殺了人我自承當不以累尔
及家時已三更後令王八先剥啄李氏飲席猶未竟
隔扉問何為曰十郎教我送牛向來既得入瓊揮及
刺妾男子殺之化作白猿凡重七十斤李免身生一
小猱獼死之矣於荒野

許家女郎

尤溪民濮六亡賴狂蕩數盜父母器皿衣服典質父

漢五遺詣市舖從財主為役亦復侵盜妄用慶元三
年二月為父所逐又竊母一傘叙不敢歸欲駐跡坊
巷慮遭執縛乃遁於藁野間困睡過中夜月色正明
見好女郎獨坐大樹下問之曰地裏夜深人家小娘
子安得來此女曰我非人是鬼耳濮曰姐、若是鬼
如何月下有影且作人說話聲音清亮想故、相戲
也女曰與你方相見何由赫女我是縣市許七郎室
女因月經正行為鄰里炒鬧隔壁遂成大病以致身
亡塋於此地緣生前承聘事兼是枉死魂魄更無歸
着漫出閑遊尋常但聞鬼詐為人迷惑生者豈有肯
通 承當未 幸與哥 自稱是鬼茲可無疑敢問歌、姓第曰濮六七曰六
歌速歸這裏不是六歌來履濮曰為不合使過父母
錢物趕逐在外無可奈何女令少住遞於十數步間
取尅絲花綾木錦各一匹與之曰用此變轉可以陪
得幸便回程濮捧接感謝擬行挑押女忽不見濮始
惧乘月還邑明日携三錄出適逢許七者評僧欲買
而認為女棺內所符即拉鄰里收執謂其叔墓濮述
昨夕事衆皆弗信呼集都保詣彼驗實略無損動之
跡破樞視之尸已不存歛時十嫌其七仍在許哀慟
而返右二事尤溪坑戶吳太說

余觀音

主

泉州商客七人曰陳曰劉曰吳曰張曰李曰余曰蔡
紹熙元年六月同乘一舟浮海余客者常時持誦救
苦觀音菩薩飲食坐卧聲不絕口人稱為余觀音然
是行也才离岸三日而得疾旋耶因忌海船中最忌
有病死者眾就山岸縛茅舍一間置米菜燈燭并藥
餌扶余入厦相與訣別曰苟得平安舡回至此不妨
同載余悲泣無柰遥望普陀山連聲念菩薩不已眾
盡聞菩薩於空中說法漸覺在近見一僧左手持錫
杖右手執淨瓶徑到菲舍以瓶內水付余飲之病豁
然脫体遂復還舟

福僧法信

僧法信福州人方在胎時父母皆夢西隱寺長老壽
正来云欲托化已而法信生孩抱即不嗅葷味十五
歲出家落髮每歲必一往明州阿育山寺礼塔至紹
熙五年十月詣泉州海岸礼观世音瞻拜次忽救！
足坐逝時年四十七矣三日茶毗五色舍利飛布四
遠大至頃間眾僧見白光從中起穿入雲霞儼成一
僧望西方而去

周世亨寫經

周

鄱陽生吏周世亨謝役之後奉事現世音甚謹慶元
初發願手寫經二百卷施于人持誦因循過期遂感
疾乃禱菩薩祈救護即小安即以錢二千米一石付
造紙江匠使抄經紙江用所得別作紙入城販鬻用
見而責之江以貧告復增界其直及售紙於肆每幅
皆斷為六七俱而亟還家悉力緝製納於周：請一
僧摺成冊齋戒繕寫方及三十卷正晝握筆群鴉數
千鳴噪屋上逐之不退起禱于像前迨出視蓋一鴉
中箭流血衆鴉為投之不能得故至悲闋周連誦寶
勝如未救苦觀世音二佛以筆指之箭脫然自投鴉
飛入空中周贊嘆之際箭從天井內擲落于佛龕側
灵感如此

天慶黃錄

慶元四年二月十六日饒州天慶觀設黃錄大醮募
人薦亡每一位為千錢二百預會者千人將畢事市
僧傳三見近所亡母着生前衣服上下皆濕自遠而
來入供筵中傳瞻視悲痛不堪屢垂泣遞還母再、
隨至家語話問訊一如常時且云荷女追修之力聲
音全與生前不異傳欲審扣其所以然奄忽而沒眼
醫魏生之女嫁周四以正月產乳而殂亦預斯席及